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五月二十一日





清議報

第十九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十九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

哀時客梁啓超撰

日本某大政黨之機關報其名曰大帝國徵文於余草此應之因並以告我四萬萬同胞各壯其氣焉篇中因倣效日本文體故多委蛇沓複之病讀者幸諒之撰者自誌

歐人中國分割之議倡之既有年迄於今而其聲愈愈高其視中國人不啻如土耳其如印度且將如阿非利加矣自英俄協商以來事機益迫駸至如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丁抹葡萄牙皆思染指中國之運命殆在於旦夕吾中國之頑固醉夢者渺然不自知固無論矣其薄有所見者則惟惴惴憂之以爲中國必亡必亡而已日本者與中國同其利害者也爾來保全中國扶植中國之論徧滿於國中然於一方亦有爲反對之言者其意蓋謂中國終不能保全雖欲扶植之而無益也吾今故爲此文題曰中國人種之將來以告我國民及兄弟之國民云

凡一國之存亡必由其國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國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國民無自存之性質雖無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猶將亡也苟其國民有自存之性質雖有萬鈞之他力以亡之猶將存也今日中國之現狀其受他力之橫加事機危迫與前者之土耳其印度阿非利

加殆無以異且更甚焉然中國人種之性質與其地位決非如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之比例歐人欲以前此待諸國之例待我中國決非容易之事且不甯惟是而已他日於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爲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有可豫斷言者今于他事置不論請專就其人種之特質而論之

一日富於自治之力也泰西所謂文明自由之國其所以保全人權使之發達者有二端曰參政權曰自治權而此兩權之中又以自治權爲尤切要此政治學者之公論也雖然參政權者可以鼓國民之氣一躍而獲之自治權者則恒因其歷史習慣積久而後成非可以强致而驟得也以法國人民之雄傑急進而其自治之力不完日本行憲法十數年而自治體段猶遠不及英國此殆積於習慣無可如何也吾中國則數千年來有自治之特質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鄉有一鄉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行有一行之自治鄉之中有所謂紳士者老者焉有事則聚而議之即自治之議會也設族長堡長凡議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族之祖祠一鄉之廟宇或鄉約鄉局或社學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祖祠廟宇鄉局皆有恒

產歲入歲出有定額或有臨時需費則公議稅其鄉所產之品物即自治之財政也歲杪必布告其所出入即財政之豫算決算也鄉族中有爭訟之事必愬於祖祠愬於鄉局紳士耆老集議而決之非有大事不告有司即自治之裁判也每鄉每族必有義學即自治之學校也每鄉族必自設巡丁保里閈禁盜賊即自治之警察也凡此諸端凡關于自治之體制者幾於具備人民之居其間者苟非求富貴利達及犯大罪則與地方有司絕無關涉事件惟每年納錢糧地丁（即田租）少許而已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非歷代君相樂畀吾民以此特權也中國之地太大人太衆歷代君相皆苟且小就無大略不能盡力民事其於民僅羈縻勿絕聽其自生自養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謀於是合羣以自謀之積之既久遂養成此一種政體故以實情論之一國之內實含有無數小國朝廷之與地方團體其關係殆僅如屬國政府與民間痛癢不甚相關無論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故民亦不甚以爲意焉此實中國人種固有之習俗大異於諸國者也夫政府民人痛癢不關愛國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國人之所短也然因痛癢不關之故使我民養成此自治之特質亦不幸中之幸事也凡人有自治之性者外力不得容易干涉之中國所以屢爲異種所統治而不變其

性俗者蓋賴此也夫取不同化之民以爲屬國如食不消化之物積於胃中而每足以生病中國今雖爲他人俎上之肉而其耐消化之力頗有足恃者恐彼逐逐者未易下咽也

或者曰昔者統治中國之異種皆游牧賤族無有文化故其入中國也不能化中國適爲中國所化耳若今日歐西文明之國蹴踏中原化之有方馭之有術吾恐中國固有自治之力終必不保而干涉之直易易耳答之曰中國人之自治不獨內地爲然也即旅居海外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無論在何國皆守其習俗不與所寓之國同化如南洋各埠多有自祖父以來居其地十數世而其社會之習慣一守中國之風衣冠不變言語不變彼在海外且然況於內地人民其所積更深其所聯更大欲一旦干涉之豈容易哉

或者又曰中國人所至皆守其俗不與他國同化此正中國人頑固之陋習最爲各國所憎惡者而子乃津津然道之何其陋歟答之曰凡人之性質與力量只有一源因其所發所施而異其效用堅守舊物固惡也然善用之即獨立不羈之根原矣舍己從人固美也然不善用之即服從他國之根原矣我國人居於海外者不問其外面之現象何若而其內恒以向來自治之法治之不肯輕於自棄以從他人正獨立之基礎也各國自憎惡之我自譽之庸

何傷焉。

西人之言曰凡國民向有自治權之習慣不大經政府之干涉者其要求參政權之會必不甚盛我中國國民自古以來未有如歐西各國倡自由爭政權之風者其故未始不因此也今者全世界文明進化之運相逼而來自由平等之義已浸入中國人腦中他日獨立之基礎既定采西人之政體而行之其成就之速必有可驚者蓋有古來習慣之自治權以爲之基一蹴可以立至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强其原因一也

二曰有冒險獨立之性質也歐洲人所以雄於世界者以其人喜冒險遠游也而我中國人亦頗富於此性質五大洲之域無地無中國人之足跡焉且彼西人之遠游者其國家奬勸之贊助之保護之風氣既成國民視爲榮途其慣冒險喜遠游未足以爲詫也而我中國則國家非惟不勸助之且禁制之非惟不保護之且魚肉之而我民有不挫不撓之氣而自殖（西國則殖民也我中國則民自殖也）於世界各地焉南洋英屬荷屬諸島爲中國人最初發見者十居五六我民與土番戰奪其地墾而居之因國家不助獨力不支後乃舉而畀諸英荷者比比然也當國家海禁極嚴之時而吾民之游海外擴土地長子孫者已不知凡幾非有獨立冒險之性而

能若是耶方今雖設公使領事以保護商民為名其實則如木偶甚乃擇商民之肥者而噬之耳彼各國民之旅居他國者其本國政府噢咻之撫育之如保姆之護嬰兒吾中國則反是旅居他國者數百萬人譬之則如棄兒也上無怙恃下無扶助而吾民乃能自殖於人種競爭最烈之世所至各地常為其地最有關係之人此亦天下萬國無其比例者也以如此之人種如此之性質使有國家以教育之保護之其必不讓歐西以獨步也明矣昔西人動以印度土耳其比我中國試問印度土耳其人有此冒險獨立之徵驗否乎要之不依賴國家之力而能獨立者此我中國人之所長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二也

今日全世界之地其已開通者不過歐羅巴之全境與亞細亞北亞米利加之半境澳大利亞三分之一而已其餘諸地尚在草昧之域彼西人高掌遠蹠之手段非不欲盡取而墾闢之繁通之也無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以歐人之力僅僅開通北米澳洲而止矣猶尚且多假手于我中國人若南洋諸島則中國開之歐人坐而食之耳其餘南米亞弗利加之地雖歸其轄屬然閱爾許年不能增其繁榮發其光彩也此無他故歐洲之人只有此數其勢固不足以分配（即徧布充塞之意）於大地而其人開明之度既日進分利之人（即執高等事業者）愈多而生產

之人（即任勞力者）愈少夫闢未闢之地者最勞苦而所得最少之事也歐洲人之力量既不足更闢未闢之地於是乃垂涎於他人之已闢者思一舉而篡取之今者舍非洲南米之地不復以全力經營而耽耽逐逐謀我中國不能以實力相爭而欲以巧智攘奪其無道固可憤其無力亦可憐也他日能有實力以開通全世界者誰乎即我中國人種是也白人驕而不勞苦黑人椶人惰而無智慧然則此事舍我黃人不能任也北米與澳洲今爲白種人殖民地之區域南米與非洲他日必爲黃種人殖民地之區域無可疑也謂吾不信請觀其後

三曰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也我中國於周秦之間諸子並起實爲東洋思想之淵海視西方之希臘有過之無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會上之思想藝術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羅萬象之觀中世以還國勢統一無外國之比較加以歷代君相以愚民爲術阻思想之自由故學風頓衰息誠有如歐洲之所謂黑暗時代者夫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因十字軍以後外之則齊來埃及印度遠東之學術內之則發明希臘固有之學術古學復興新學繼起因蒸蒸而日上耳中國今日之時局正有類於是外之則受歐洲輸入之種種新學內之則因國民所固有歷史所習慣的周秦古學而更加發明加以現今政府威壓之力不能

實行言論思想之自由不能遏禁自今以往我國民思想之突飛必有不可思議者吾嘗在湖南見其少年子弟口尙乳臭目不識蟹文未嘗一讀歐西之書而其言論思想新異卓拔洞深透闢與西人學理暗合者往往而有然則中國人種之腦力不讓於歐西明矣昔佛學之入中國經智顗元奘六祖之徒發明之自成一種中國之佛學非復尋常之佛學他日歐學入中國消化於中國人之腦中必當更發奇彩照耀於全世界自成一種中國之歐學非復尋常之歐學者此我中國人之擅長也我邦人昔留學於歐米者所在每冠其曹今學成因歸國無所用而流寓於彼中者尙不乏人亦可證我中國人長於學問而非彼半開人種之所能比例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三也

四曰民人衆多物產沃衍善經商而工價廉將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權也十九世紀爲政治上競爭革命之時代二十世紀爲經濟上競爭革命之時代此有識者之公言也而經濟上競爭之大權實握于勞力工人之手近年以來同盟罷工之案絡繹不絕各國之經濟界屢受牽動資本家深患之夫以今日世界文明日進之故百物騰踴起居飲食所需皆倍於昔時工人以微薄之俸給不足以贍日用其求增工價固宜也然因工價日增之故則物價不

得不隨之而增。物價更增一級。則工價亦更增一級。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於是資本家與消費者與勞力者皆受其病。夫白種人以壟斷之手段。促工業之進步。其意殆欲使全世界需用之物品。悉成於白種人之手。而無如世界開明之度日進。而白種之人只有此數。其人口增加之速率。與全世界銷用物品增加之速率。終不足以相敵。勞力者常處於不足之勢。因得有所挾以持資本家之短長。於此時也。非有外力以調劑之。他日之決裂。有不勝其禍者。而當此調劑之任者爲誰。則我中國人種是也。中國人數衆多。耐勞苦而工價廉。此白種勞力人之所最忌也。故其排斥之不遺餘力。然排斥者。白人自護其私耳。天下之大勢。旣日趨於文明。即日趨于均平。固非一種之人之私心所能遏制也。以中國四百兆人之資本勞力。揷入于全世界經濟競爭之塲。迭相補助。然後畸輕畸重之間。不至大相懸絕。而社會（即人羣）上之危險。乃可以免。此乃二十世紀全世界一大進化之根原。而天運人事所必不可避者也。然則此進化之關鍵。惟我中國人種得而掌握之。我中國人顧可輕量乎。顧可自棄乎。

商務者。經濟競爭之眼目也。而歐米人持之以制他種人之生命者也。然我中國人善於經商之性質。實有可驚者。吾嘗見我旅居海外之商人。其人未嘗入商業之學校。未嘗經商會之講求。而其舉動行爲。一切與商業學理暗合。其經商之始。非有鉅大之資本也。乃至有不名一錢。持空拳以游於商界。不數年遂成素封之家者。比比然也。其人又非有政府之保護。

有內地之扶助而皆能自立此實其特質之可驚者也故嘗以中國之商與歐米之商相比較歐米人經學問而後能經商中國人未經學問而已能經商歐米人有大資本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有大資本而即能經商歐米人得保護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得保護亦能經商然則其商力之强弱優劣可以見矣他日者我中國人加以學問厚其資本而復有以保護之則其商力必衝突披靡于全球可斷言也今者西人製造物品之原料（即天產之物）一切皆取材於東方運取東方之物製爲西方之產而復售於東方之人猶且足以壟斷全球之利權況我東人自出之自製而自銷用之乎夫昔者我中國在海外之商其力頗宏大而在內地之商其力轉微弱者以內地政體不善壓力多端汚吏奸儈種種爲商之大蠹故耳他日變更政體壓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當發現而泰西人歷年所發明之機器與其所講求之商業商術一舉而輸入於中國中國人受之以與其善經商之特質相合則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國人之手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强其原因四也

有此四原因規以地勢參以氣運則中國人於來世紀必爲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此非吾誇誕之言也雖然此不過其當然之理而已天下事固不能委心任運以待當然者之自至也必加以人力乃足以促其機而助其進所謂人力者何一曰合大羣二曰開人智此二者我中國人人所當有事也亦我兄弟之國民所當贊助也

來稿雜文

聞俄人在金州大連灣旅順等處徵稅苛刻事感而書此　　錄天南新報

五洲之國俄爲大。地跨三洲。雄據西北。論者比於六國之秦。以其進則可以囊括宙合。退則可以表裏山河。昔林文忠生平與英事齟齬。而易簀遺言。獨曰百年以後。爲中國患者其俄乎。蓋名臣遠見之明若此。嗚呼、亦孰知時勢所趨。竟與前言默相符節若此哉。中俄自伊犁一役。左文襄出征絕域。拓地數千里。大有封狼居胥勒燕然山之意。俄人遂不敢過問。自甲午東挫於日。俄以起而扶助中國索還遼東一事。我政府幾而走險。急不暇擇。遂引虎入堂奧。倚狼爲心腹。僻目前之倒懸。忘異日之虐肉。去歲旅順金州大連灣等處。相繼索租。明知卵石非敵。不敢不從。又以舊恩難忘。所有各處俱復得諸俄人之手。故雖握吭附背。亦所不計。割讓以後。歸其管轄。如築臺禁口招工設學製廠等事。極力經營。留心佈置。反客爲主。挾官制民。爲所欲爲。俯首聽命。俄而尙有人心。當若何感念朝廷俯就之意。收撫士民新集之心。乃日前忽聞有與大連灣土人爭毆。槍斃土人數百之事。政府電知駐俄使臣楊星使。一再與俄外部辯

論。乃俄外部終不准查辦。且覆詞有云。即使中國海軍至波羅的海陸軍至聖彼得堡。此事亦難允從。噫嘻、兩國交綏。從未聞有下此啤唓之覆詞。為此決絕之驕語者。俄之目無中國。其於此次覆文。已不覺全鋒盡露矣。而原其滋事之由。亦豈中官之保護不力。吾民之抗阻過頑。如各省之鬧教專與洋人為難乎。實因徵稅苛刻。民不聊生。縱不與尸。亦為餓莩。故激而思變耳。吾國尚在。不過租地為名。而即受魚肉苛刻如此。況瓜分以後。無所顧忌。操其生計。握其死命。吾四萬萬人其慘受屠毒當何如耶。試述俄現在擬妥之捐額而詳列之。設身處地。盖未有不痛哭流涕。而歎旅大金州等處之民之無復噍類者。一無論男女每人每月捐稅二角五分。一董稞每人每月一角五分。一房屋一間每月一元四。一田地一畝每月一元五。一牛馬犬羊等牲畜一頭每月一角六。一雞鴨羽族一隻每年一角。以上各稅。旅大金州各鄉。無論貧富。徵捐如額。前者各處士人因除納捐以外。無以為生。請命從寬。遂被槍斃多命。嗟乎、暴斂橫征。作威殺戮。中國古稱暴君。莫過桀紂。而援今徵古。恐猶不及俄之十二。為問旅大金州之民。何辜於天。而現受此苛刻慘禍哉。為問中國二十一省之民。命在何時。而亦將與旅大

金州同受此苛刻慘禍哉。試就孟子所謂八口之家而計之。男女約四人。童穉約四人。今男女月稅二角五分。童穉月稅一角五分。是一月頭會之稅。一家已費至一元六角。五畝之宅。房稅一元。田稅四元。是一月田宅之稅。又費至五元之譜。五母雞。二母彘。胎卵生息。貧民是資。今牲畜月稅一角。羽族年稅一角。是一月牧養之費。又去二角有奇。中人之家。總一月成數。而核算。約當納額稅七元。積月成年。將滿百金。吾中國女學不講。一家生息。多仰給一人。平日四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醫卻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負累已自匪輕。若年徵百金。卽鬻兒賣女。又稱貸而益之。尙難爲繼。亦何怪該處士人近日立有東西兩大會。各邀聚二三萬人。擬與之拚命哉。嗟嗟、中國合群之說不明。卽愛國之心亦淡。官相與傾軋於朝廷。民相與仇敵於草野。學堂不立。則士惟知以八股鏖戰於文場。商會不開。則商唯知以壟斷爭權於海上。以是之故。膠州之割。卽圖佔山東之漸也。而接壤者泰然安之。廣灣之開。九龍之闢。卽窺伺廣東之基也。而鄰境者漠然視之。旅大金州之借。卽控馭東三省之本也。而唇齒者寂然聽之。至聞近日膠廣金州等處虐斃華人之事。猶復漠不介懷。而以痛言時局者爲無

祚。是何異鄰火幸未燒及。而笑爛額抽薪者爲過忙也。是何異同室業已相鬭。而謂被髮纓冠者爲多事也。不知三晉分。而秦遂蠶食六國以滅諸侯。中國分。而俄將虎據亞州以太一統。英日諸國。不及今趁其西卑利亞之鐵路未成。扶助中國。阻壓兇鋒。逼其退還旅大各地。十年以後。他未可知。而中國大江以北。其入俄版圖。歸俄統轄。人將按月各出七金以納其徵稅也明甚。然此猶曰後事所必至。而目前尚鄙爲迂談也。試問金州等處。一帶居民。於俄則有俯順而無乞憐。於中則有調停而無保護。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而乃於俄人覆書楊星使據實電奏以後。僅將使臣大加訓斥。遂了此數百命案哉。詩曰、我生不辰。逢天癉怒。正可爲旅大金州一帶華人哀誦矣。然而我華人之將爲之續者。後又不知爲若干省分也。哀我人士。尚各求自立。充擴其合羣愛國之心。如倡學堂以儲人才。聯商會以合衆志。振興鼓舞。聯絡下情。則吾國雖弱。而吾民尚知奮發。或不至以卑視而益虐待於外人也。此蒙之所以感喟而不能已於言歟。

各埠近事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寄神戶代演說文

梁啓超

諸君。小弟日前到神戶。承諸君過愛。欵待優隆。小弟感激無已。前者數次演說。諸君不棄。屢屢擇其言。弟心竊自欣幸。臨行時曾祝諸君。每月會集數次。講求商務及愛國之義。諸君亦命弟時時將其所見寫出。寄來共商。今弟竊於中日商務關係事件。有所欲演說者。謹書以奉告。伏望垂聽。

今日本內地雜居之事。爲期已迫。我中國因國勢積弱。不得與各國均沾權利。此最可憤可痛之事也。諸君。我中國人少講商學。少講外交。故於實際之利害。每每不能深知其根原。即如雜居一事。吾人雖知其吃虧。猶以爲不過體面上不好看而已。殊不知其切身之利害。有甚重甚大者。弟望諸君勿等閒看過也。尋常人之言。每曰。即使華人得一律雜居。我輩亦未必入彼內地。即有之。亦不過做小買賣而已。於商務大局。無足輕重。故得雜居固是好事。即不得亦無甚關礙云云。弟以爲此言大誤也。夫今日我國商務之在日本。所以能與西國並駕齊驅者。以同在居留地故也。西人商學雖精。資

本雖厚。然中國之人。勤而且儉。一人可兼數人之業。行號內盤費之廉。數倍於彼。而中日兩國鄰近。彼此需用之物甚多。我邦賬務通融。生意易做。但使在日本之商塲。彼此同一地利。則他國常不能與我爲敵。此前者數十年來之情形也。若雜居以後則不然。他國人隨意可入內地貿易。而我商僅株守居留地之一隅。昔者全國之出入口商務。皆聚于居留地。日本人之欲與外國交易者。不得不來而就我。故我可坐以待之。且有所挾而制之。及內地雜居以後。情形頓殊。其出口各貨。西人在內地。就其所出之處而購之。截其上流。豈復有遠運至居留地以求售於我者乎。入口各貨。西人皆運至內地。就其銷流最旺之處而售之。我之貨物。株守口岸。過問者少。又不能運售他處。必至積壓不銷。要而論之。出口貨則他人買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買。入口貨則他人賣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賣。事事落人之後。拾人唾餘。後此情形。何堪設想。雖云盤費較廉省。賬務易通融。豈足以抵當此虧累耶。何況稅務又重于他國。成本自增於舊時。欲其站得住。不亦難哉。小弟每念及此。未嘗不瞿然以驚。愀然以悲也。諸君諸君。小弟閱歷甚淺。見識甚隘。於商務事情。更屬毫無所知。不能道其詳細。恐

其利害所關。必尙有不止於此者。諸君細細研究。情節更當了然。夫昔者風平浪靜之時。各家各自爲謀。可以得利。今則情形大變。外面爭競之力甚大。相迫相奪。我輩當此之時。必合力將大局之事扶起。大局站得住。則各家皆站得住。大局一縮。則各家隨之而縮矣。今我同國之人在海外者。猶如同胞兄弟一般。如泛舟中流。遇著大風。須合心齊力。以保一舟之安全。此淺而易見之理也。條約之事。由國家所定。今國旣積弱。而我之外交官吏。復不以此等事爲念。彼日本之改正條約。費十數年之力。艱難曲折。而後得與西人立於平等地位。今我國民欲安坐而獲均沾之權利。此必不可期者也。然猶幸日本近年。有深結中國之心。而我海外同胞。亦有合羣自强之力。故官吏雖不能爲我代謀。而我同胞兄弟。相約而自謀之。聯絡日本有力之人。說之以利害。折之以情理。雖能補救與否。未可斷言。然十分之中。必當挽回一二三。即不能擴充新益。亦可以保全舊業。即不能收其效於今日。亦可以防其害於將來。弟甚望諸君爲大局計。勿爲一己計。爲長遠計。勿爲目前計。急急謀所以合力補救之法也。

諸君。日本人於內地雜居一事。人人認爲關係最重之舉。全國之人。合而講求其利

害。辨難其是非。謀所以預備雜居之法。報紙之中。日日言之。著書論此事者。凡百數十種。彼其視之如此其重也。泰西各國居留之人。因爲此事。亦各各開一商業研究會。講論雜居後所當行之事。所當擴之利。西國商人來游東京。交結其士夫。商畧此事者。無時無之。彼西人之視此事亦如此其重也。而我國人數年以來。熟視無睹。以此爲不甚輕重於已無關之事。此弟所爲深憂也。雜居以後。日本政府。收回治外法權。一切外國人。皆受治于日本法律之下。彼日本之法律。多採自西人。故西人習知之而易守之。我民素不講法學。一旦彼施治於我。他日必將有窒礙百出。而吃虧不少者。故我輩在今日。不可不取日本民法商法之書。譯而共閱之。使人人洞悉情形。知所趨避。尤不可不設一會議所。常集衆人講論其間。講求各國商務盛衰之所以然。而研究其學理。練習其方法。處處按諸中國情勢。以圖擴充抵制之術。此尤今日萬不可緩者也。諸君諸君。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伸則縮。萬無中立之勢。諸君必日日圖進取。僅乃足以保持今日之權利而已。愼無苟安目前。各懷顧忌。以貽後日之悔也。小弟見識淺陋。惟承諸君過愛。苟有所見。不敢不直言之。望諸君采擇焉。

支那改革論（接前）

凡如此。而排除滿洲黨及俄羅斯之障碍。使帝斷行改革方策。今舉其要策有六。一改革中央政府。二改革地方制度。三改革陸海軍訓練。四改革教育制度。五改革稅法。布築鐵道。其他雖不遑枚舉。大要改革此六者。枝葉之事。迎刃可自改也。誠欲行此改革。先擇用老於政治、軍事、事業、教育之人。其人當日本供給之。日本素竭國力。助成支那改革。故支那必聘日人。可登用其方面。且日人比歐人。薪俸概可從廉。其利於支那。非歐人比也。然則改革支那。不啻利支那。亦足以利日本也。抑日本與支那。同似一種植民地。不使日本所剩之軍官醫生、技術者。跼蹐日本小天地。使之飛躍于廣漠大陸。亦足以利此輩矣。自是日清交通愈頻繁。貿易愈盛大。兩國發達可期。支那改革之利。豈不大乎哉。

有人爲說曰。支那改革誠可也。然此事豈日本獨力之所能乎。宜與各國戮力以爲之。固然。雖然、各國戮力與否。屬外交上作用。余所論則以日本籌扶淸之策。故以日本爲

主位。我主張既定。與英美德法國聯結亦可也。又有必可結之要也。雖然、我無主張。唯顧諸外國意志行動。始決我進退。非可用也。夫俄所主張。必從俄之利益起算。英所主張。英亦必從英之利益起算者也。而余之策支那改革也。先算日本及支那兩國利益。故與諸外國合從連衡。仍據合我所主張與否以決之耳。

雖然、改革支那。其事頗難矣。必先立對清政策。一定不拔之方針。當局有司。不用精神。而不行之。其成効不可期也。頃日白疊斯福君。在上海演論對清政策。其中極力駁詰英政府確定之對清策。此駁詰宜移以駁詰我日本。抑英國在萬里之外。不確定對清政策尙可。如我日本僅隔一葦帶水。不確立其策。其謂之何乎。我國當局者而有所感。豈得不赧然於白疊斯福氏哉。（完）

論支那分割　譯西五月二十三號時事新報

世人以支那分割屬將來之問題。以爲可依列國會議。俟有戰爭之事而後決者。是可謂迂濶之見也。夫支那國土之富源。廣大無垠。而列國各欲擴其權力與利益。何所障碍。例如分肉。啖肉者五六人。而其肉不過三人之量。則不協議而分之。必至相爭奪。

然其肉量多。分之而猶有餘。則不待協議。不煩爭奪矣。支那分割。情形亦猶此。今則分肉之時。列國默然遂得與分肉之列。不可證肉之有餘乎。俄國以旅順為根據。伸力於東三省。展造西伯利亞鐵路。而達太平洋之海岸。更欲及北京。其計畫甚大。而鐵路之成也。俄人之來此地者益多。則必假言於保護國民若鐵路。而配置兵隊。商工業之權。不得不全歸俄人。現俄兵之託名於保護鐵路。駐屯滿洲者不少。故俄國於東三省之權力。皆人之所知。可無復以支那版圖見之者也。北清之形勢既如此。更顧南方。英國則認揚子江沿岸一帶之地方。已歸已國之權利圈內。且宣言曰。該圈內包有浙江河南二省。夫長江經流之各省。及浙江河南二省。包括支那之中原。最為富饒之地。然英國既以此地為其權利圈內。則無論不許他人之染指。雖謂今後該地方之主人。非支那人而英人。可信其必然也。而德國之於山東省。法國之於雲南地方。同出一轍。炳如觀火。美國亦了非律賓處分。則更進而入分肉之列。殆不容疑。然則支那分割不屬將來之事。而目前即見其實際之行者也。所謂權利圈者。雖曰渾指之辭。其中自有無限之意。往昔西班牙人對非律賓人。請借如牛皮大之地。約成之後。西班

牙人割牛皮。編以爲繩。畫地爲圈。請圈內之地云。所謂權利圈者。亦此類耳。

英國對清新策

譯西五月十八號日本報

頃者閱某西報之所錄英對清政策。今則全變其方鍼之跡。隱然可睹矣。其第一策。蓋在縮從來之權力區域。以保全清國。即如以滿洲及山東。委俄德而不顧。獨專務保全南方者是也。且其所謂保全者。謂培植己之權力于此。俾其開放門戶宗旨。不爲他人所侵害耳。即如法之以不割雲南廣西於他之盟約要清國也。彼乃嗾意。使其要索三門灣。以沮礙之者是也。第二策。蓋在不使他國獲特權于其所謂保全域內。即如清廷以敷設京漢鐵路權。允交法比合資公司也。彼大張異議於其間。遂令清廷翻然變其初意者是也。第三策。蓋在政府務對助獎勵其在清商人。以大擴張其商務。即如其國外部院中。新添設支那貿易局之一衙。或別創辦東亞資本公司。又令其駐清欽差。陰兼在清貿易商之總監者是也。第五策。蓋在新有商務工務等利權之可獲于清者。則務不使列國專有之。而設法與之均利。即如擬與辦英德聯合鐵路。英意聯合鐵路。英美聯合鐵路者是也。第五策。蓋在務與俄國交親。即如頃英俄協商成是也云云。

伊藤侯演說東洋形勢

譯西五月二十八號東京日日報

今日實非般樂怠傲之時也。我國與清開釁之後。東洋形勢。危急日迫。是目下諸新報若雜誌等所記。而諸君之所熟知。然言語亦有不能盡者。余也戰後以經理財政爲主。將以定後來之基礎。然二十九年。至不得已而掛冠。爾後相踵而任其職者。大盡力於此。然竊見大局已生異常之變態。而至欲得好結果。則不問身之在官與否。所常憂慮也。後又及內閣之將更迭。更辱大命。雖知微力不敏。不得不黽勉就職。乃自客年一月至六月。再居重任。雖然議會不能容余之所見而解散。余亦不得不去職也。於是又退而就閑地。雖然憂東洋之念。自不能已。客年漫遊韓國及清國也。先是熟察清國之形勢。國步日益變轉。不出數年。而陷於危殆。有不容疑者。乃漫遊之次。會清國當路大臣等。語以鄙見。然彼風俗人情。及從來所信之學術等。如有不能容現今文明諸邦。日月進步之文物制度而改革者。在彼雖固無一人駁鄙見者。亦不能容鄙見而行之於實際也。是余所懷遺憾而歸也。而我國所望於清國者。在使清國保獨立。改更文物制度。富强其國。以謀東洋之安全也。是雖所關我國之利害者不少。以今日之勢觀

之。實不可得望也。退而熟察其極之如何。則清國終不自振。必爲歐人吞噬。我國之勢。如隔一葦水。與歐洲各邦相對而已。思至及此。則我國宜自護而自高位地。與彼各邦對峙而進步。實今日之急務也。

憂同脣齒　　譯西五月中央公論報

日保全支那。曰分割支那。雖若空漠之辭。我對清之政策。不出於此二端矣。持分割說者。攻脣齒輔車之義。以爲迂遠空言。直襲用歐人酷薄之佔奪宗旨曰。遮蔽文明光輝之邦國。（暗指中國）征服於文明國。固其所矣。今雖不用干戈。支那之分割業已實行矣。我亦何可後於泰西列國。當進聯盟俄英德法。以嘗老帝國之一臠也。噫是何言。吾人呼此輩。詆賊日本之外政者矣。

僞託文明

方今列強相競。人皆曰。正義云者。不過虛飾之言耳。雖有萬國公法。一遭強國之彈丸。則忽無顏色。畢竟復何用乎。是故滔滔天下。以文明之美名。裹譎詐權變。籠絡恫嚇之惡行。擅野蠻之暴力而虐弱國者。是方今國際之情形也。噫。彼曾非曰保東洋平

和。奪人所流血戡定之地。而忽爲己之有乎。彼非曾以其國一敎士之遭難爲奇貨。轟擊友邦之口岸。而遂取之者乎。然則彼之所歸命頂禮之文明也者。即禽獸行爲之謂耳。

論英俄對清之結局

譯西六月六號時事新報

東亞外交消息。愈出愈奇。英俄協商。人多不解其意。忽又有俄政府要索北京鐵道之事。（發自牛莊或遼東便地至北京暫稱之北京鐵道）實茫漠不知其爲何意也。初俄公使義氏。向總署要索此事。總理衙門率其常態。先以口拒之。數日之後。更報以公文。示拒之之意。後不復與俄公使。面議於衙門荏苒遷延。將越十四日。義氏嘗一赴其衙門。乞允其要索。然未聞强議決答其可否。然俄人何故不制限時日。以求速答如意太利乎。蓋慮清國果求聲援於英國。英國諾之。不幾因是之强索而反英俄協商之旨乎。蓋英俄協商中有言曰。自今之後。俄不敢就楊子江界域。以干涉英國利權。又英國自今之後。不敢犯滿州及北陲俄國利權。以是攷之。二國所圖之利益。願兩不相害。是其旨也。然二國或既密訂條約。因是英駁其强索。論其背協商條約。可知也。然或無密約。又須確審多倍磨斯新聞所言。及捕氏至英國下院之言。且並無之。乃可信秘密條約之虛傳也。然以尋常條理

攷之。英俄以清國之事。訂結秘密條約。則萬無之事。惟自今後最可注目者。非英俄秘密條約。非協商深意。在於英國之决心。俄國之態度而已。故余想俄之要索可决與否。不在北京而在英俄兩京問也。俄國性急。清廷性緩且無力惟。俄常以性急之政策。迫於性緩無力之清廷。而此次偏不着急又英國常論開放門戶。保全領土而未嘗向清廷而陳之。斯二者一皆存於此兩京消息耳。盖一則執急激進略主義。一則執緩慢保全主義。兩國不一其主義。不至於戰爭。可謂幸矣。若欲結此局。宜加一種條件。力期不損於英國。否則變革要索一策。使兩國利害不相犯。可也。以方今之形勢圖之。變革要索一策。最爲利便。是俄英兩國之議。當出於此也。

覬覦福建

譯大阪每日報

日本今日之對清政策如何。無他。確立勢力範圍是也。日本以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就清政府得不割讓福建於他邦之約。夫福建與我新領土臺灣。僅隔一衣帶水。地濶八萬方里。人口二千餘萬人。雖無膏田。一目千里。如楊子江畔各省。且山有樟樹。蓊蓊鬱鬱。斧斤未入。又有橄欖林。閩江產米麥。福建人民。大半沿流而居。以

營生焉。銀銅鐵鑛山。亦不爲尠。如茶即爲省中輸出物中之最上品。聲價高于歐美市中。至其海岸地線。屈曲紆廻。如觀鋸齒。良港徧處皆是。特如三都灣。德國久經垂涎不能自措。港內廣闊。水深無風波之虞。大灣中、有數小灣。水深概六尋至十二尋。足以繫碇巨艦。若爲海軍根據之地。勝此者稀矣。支那政府。慮他國之要求。蚤開之以爲通商之埠。非偶然也。若日本築軍港于此地。備以强盛艦隊。與臺灣澎湖相呼應。而扼之益易易耳。臺灣海峽。一歸日本制海權之下。我海軍位置。於支那海及東海。決非如今日之比也。臺灣海峽。得制海權，臺灣始得完其防備也。今日欲求可定我勢力範圍之地者。福建省爲最焉。況淸政府允我以不割讓之盟約乎。

雖然、勿以吾之所談爲瓜分支那也。余輩唯衷心一切。欲保全支那國域者也。其意有三。望固於國防一也。欲利於商業二也。欲深於善隣三也。是故祈其自立而不已也。然而支那瓜分。大勢也。其保全與自立。即理想也。（理想哲學家語謂思想其理也此借用）已有所備於大勢。而後向理想。是維持極東均勢之急務也。而確立勢力于福建省。是又第一手段也。已不能自立而能助人。未之有也。我日本帝國在極東。不能與列國保均勢。而欲幇助與

國支那。是殆不可望也。
退嬰論者曰。清國與我盟。言不敢割讓。則福建省既非入我勢力範圍內乎。我國決不更再要索也。此言固然。雖然、余輩不敢以清國盟約。遂安於心。今日福建省。果可稱確乎在我勢力範圍內乎。雖知清政府不做此不信之事。列國若壓迫。或不能保其不出於此也。蓋不割讓盟約者。只約不讓於他邦。未允我國以其權利也。余輩欲確立其勢力範圍。因將要索二事於清政府。

一 布築鐵路權

二 發掘礦山權

世人或有難布築鐵路者曰。布築鐵道於福建省。未嘗不可。雖然、彼等忘戰後經營乎。不知財政窮乏乎。且反顧內地鐵道狀態。狹軌牛步。猶且無以善之。日本縱長幹路。如山陽鐵道。亦未全貫通。彼不知臺灣鐵道敗失乎。此種議論。未嘗無理。雖然、事有緩急。有大小。有極要急者。有不要急者。如福建鐵道。是急中急。要中要。日本不可一日忽之。若今日而不能得其優權。一旦爲他國所先。奈何處之。不可不熟思

也。日本居于琉球以北。不欲出而爭之則已。苟欲存雄略於極東。宜速布築三兩線鐵路于福建省。如欠乏資本。仰之於外國。無不可也。

布築鐵道。其事宜先徵之於商業以定其地。至如貨物聚散。地形嶮夷。列國布開諸鐵道聯絡。最宜詳查之。頃日據某市會所查。有稍可採者。載以備攷。

第一　以福建省福州爲起點。沿閩江而經延平邵武二府。入江西省。經南昌府等。達于九江。是爲本線。

第二　自本線路延平府。分支路北走。經建寧蒲城。入于浙江省。沿錢塘江。下至溫州。

第三　支線自福州經泉州。至於廈門。其第一線。與閩江陽湖兩灘瀨地相連絡。是當福建江西兩省本道者也。第二線奔而至溫州。與英國所布築之鐵道連絡。經上海鎭江而通北京者也。

要之極東形勢。日本決不可袖手傍觀也。德國垂涎於三都灣。已非一日。彼豈以山東一角爲足者哉。欲張其勢力於南淸。故自今之後。要索之術。愈出愈奇。北京政府將

吾恐福建不割讓他人之誓約。歸於空文而已。今而當斷不斷。其情已著。欲染手於南淸。美國待孟尼拿之事稍緩。驚惶無措矣。

萬國近事

神戶清人將開大同學校

譯西六月三號每日新報

清遁臣梁啓超等。與神戶在留廣東人商議。將開大同學校于神戶。大隈伯助之。前日臨於中華會館。慷慨奬勵。聞者咸拍手贊美。爲首倡之廣東人壯語曰。我輩廣東之人在留神戶者。賴梁啓超君等勸誘。決議以開置大同學校。故目今方醵集資財。其資先以一萬圓充創校費。維保費則別募集之。其創校費。期以本年中集畢。明歲春必開學。其大旨之要。是教育清國人。養才造賢。以謀改革清國宿弊。今清國人在日本者。雖不過數千人。合散在北美南洋及歐洲各國而算之。大約有六百萬人。皆從事諸商工業。廣東人居其十分之七。若有大才賢智教導之。以改革我清國非難也。畢竟今日歐洲列國圖分割支那。難以下手者。亦怖清國人心反抗故也。苟人心不服。雖瓜分我國土。何有所益。我清國人皆謂歐洲人欲瓜分我國。宜隨意分割之而已。雖然、我等如波瀾印度之屈服外國人以窺其鼻息。斷不爲也。宜激厲此精神。與清國人散在地球者。互通氣脈。以立振興故國之策而已。



論宜允支那人雜居

譯西六月十六號每日報

大森兵庫縣知事。語神戶社員曰。敝縣新條約實施準備已成。雖蚤施之。無所阻滯。如清國人雜處。現外務省方議之。未決。蓋重大之事也。雖然、以吾見之。允其雜居。毫無所損。今假以無條約國民待清人。至新條約實施日。撤除租界制度。令其雜入內地。如他和親國民。此何害之有。現如土耳其。即爲無條約國。然日本雜入其國。無所畏憚。謂無條約國民而不能入日本內地。甚無道理。特如清國。和親國人民。與日本有唇齒輔車之依。故開內地。使彼隨便爲旅行商業。此當然之理。然我非謂無其制限而開內地也。至如清國下流勞力者。素不可不設制限。而制限標準。我已開陳其意見於外務省。此時不能公言之。抑外國人現居日本者。凡一萬九千人許。如支那人不充一萬人。支那人多皆廣東人。皆接外人。通外國事情。即清國中先進輩也。近頃將開大同校于神戶。以敎養在留淸人子弟。豈不美哉。

我輩或論曰。宜制限支那人勿令雜居內地。其意非敢排斥上流支那人。只欲制限下流勞力者侵入內地耳。凡人民性情有賢否。是以智德懸隔如天淵。實如不同人種。環

球諸國莫不皆然。不獨支那人民然也。夫觀支那上流之人。多智德高尚者。宜以文明士人而敬之。不止敬其人而已。亦當存交隣大義以親結之。烏可排斥之哉。但其下流。若允雜處內地。未免爲我國之害。前既陳說。蓋恐有妨兩國交誼。故不得已。暫時禁之。然支那人素非無智蒙昧之蠻民。與日本實同一般有文思。若其居高位者。大奮其力。改革政体。匡正風俗。以誘導之。卽智德相進。入于文明開化之域。斷乎非難也。然則如下流人民雜居。姑期之於他日。上中流士人。則我輩將歡迎之。古來我學堂聘支那人。支那文人墨客漫遊內地。所至人歡迎之。此世人所能知。日人固非敢嫉惡彼等。雖自今之後。對上中流士人。不惟特別遇之。且宜歡迎之。近來支那人士。漸次入我國。頗究軍事學術諸學。其心如以日本爲師者。現其學生來遊者益多。足以證兩國交誼不疎矣。故對其來遊者。大開門戶。引而入之。一切隨意。任其所爲。或助資以令操習學問。是不可辭之責也。我輩日望支那士人來遊也。西六月十四號時事新報

德公使不謁西后　譯西六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德公使男爵海靖。將還本國。既發北京。據北京電報。曰男爵將去。謁見清帝。不見西

后。德國皇弟亨利親王。亦在漢口。只唱清帝萬歲。而不及西后。有人曰。是由不以西后爲主。故諷之而已。他國公使每事拜趨西后。是不言而認其爲簒奪帝位也。甚非所宜。德國此例。當足以誡他公使矣。

西后寵臣剛毅查辦江南彙誌　西六月一號大阪每日報

兩江總督劉坤一。爲山東巡撫毓賢所彈劾。北京政府。因特派軍機大臣剛毅。稽查江南一帶事件。此事不可輕視。劉坤一立功於國家尤多。西太后亦倚重之。雖屢以病辭。猶倚重之。劉氏蓋畧主開化主義者也。剛毅滿洲人西后寵臣。然則西太后使剛毅稽查劉氏所爲諸件。似有深意存焉矣。

西太后寵臣。軍機大臣剛毅。將查辦江南一帶情形。且整備軍事。爲預備不虞之計。故南洋聞之如生一大變。人心大動。外國人與日本人等。亦皆有所疑慮。剛毅者守舊黨中之人也。與榮祿不相遜。各極頑愚。去歲政變之時。最極力排斥維新黨。劉坤一能通中外事情。頗喜開化事業。且盡忠於今帝。昨歲政變。西太后傳密電于坤一。告廢皇之事。坤一電覆之曰。君臣之義既定。中外之口難防。後數問　皇上起居。剛毅

與　皇上不相容。昨年政變之時。　皇上申飭剛毅尤甚。剛直馳謁西后。百方譏之。二人者關係如此。山東巡撫毓賢作項目二十三條。彈劾劉坤一及其部下道臺八人。剛毅乘機。將南下處分之。此蓋自然之數也。劉坤一不久當自罷職。剛毅自謂我若南下。諸外國人必畏懼我。蓋剛毅以爲諸外國人敢求分割各地。係維新黨人與外國人通謀。故有此事。我若至南。彼外國人必曰。維新黨反對强敵來。不便所欲。宜退避三舍矣。或曰。剛毅至江南。整頓砲臺、兵輪、兵隊等。雖爲預備不虞之計。豈能行其實乎。若劉坤一罷。剛毅代之。日本不便。實爲甚大也。（六月二號每日報）

剛毅將來江南。前已紀之。或曰。是與榮祿不和。因出北京也。或曰不然。南京多遺利。剛嘗爲江蘇巡撫。因知此事。故特請抵南京。且統御各軍。欲以張其威勢也。或又曰。日下南京各文武官吏等。聞剛來皆大疑懼。劉坤一乘機罷職。剛必代之爲南洋大臣。如前報所述。有上諭曰。剛毅出外。啓秀代理兵部尚書之事。敬信代理正紅旗蒙古都統之事。二人皆滿洲頑固黨也。（六月十號時事新報）

英俄協商二則

譯西五月二十七日時事新報

美國新報所登倫敦電報云。英俄協商之成。多由俄國財務大臣烏伊茲鐵氏之力。輸入英國資本。雖氏私衷之所希望。其將行之也。則與英國妥協。而以平淸國問題爲兩國之禍根者爲急。頻獻其說於皇帝及閣僚。嘗在協商交涉中。提出所見於閣議曰。英國者。我農產物之大顧客。而且自由貿易之國也。故欲救我農業之困苦。不外于擴張其販路於英國。然我所輸出甚少。而英國之所輸入于我。畜類小麥等。悉居首位。如此則不可期我農業之隆盛也。故擴張對英之貿易。實爲目下之急務。英國之資本。漸漸輸入于我。我農業旣隆盛。而商業工業。亦自可發達也。因舉示各種統計曰。避兩國之衝突。實增進我國力之要點也。

據支那報。英俄協商。素發於俄帝意。先時俄帝訪英國女皇。蓋爲此也。其後英沙侯。與俄摩伯相商議。範圍頗廣。而關全地球者。一則韓國論。曰日本德國蠶食韓國。宜保護支那東北濱岸。二支那鐵路。三宜拓歐洲殖民地於支那。四宜建設歐洲勢力區域於支那。五宜劃定阿富汗斯坦境界。六波斯論。七西里亞論。八宜防遏諸外國人干涉玖利託島。九宜令亞比西尼亞自立。是也。而摩氏曰。至最後條約批准。不可不加

法國也。果如此報。則與前年以來諸報異也。六月二號 每日報

俄人陰謀不測　西六月七號時事新報

向者俄國索清國。以敷設自京師抵滿洲鐵路之權。而一胡能論。但未知其要索出于何意也。東亞路士報云。西伯利亞鐵路之欲直抵海參歲者。途多沼澤。興築頗難。故變其經畫。更欲從土蘭斯佩可爾州恰克圖。取兵商往來之故道。南下抵燕京。一轉經奉天歧爲二道。幹線達牛莊旅順。支線達海參崴也。此說雖未知是否。姑錄之以質讀者。

俄國前已要索清政府。請布築鐵道于滿洲北京間。爲英國所阻。不得其志。頃據北方信曰。俄一遭英阻。即棄其要索。如敝屣然。此俄國慣熟手段。一時慰撫英公使。而後徐欲成其志。聞今專强迫總理衙門。別有所索云。六月十六號 時事新報

北清日報云。今俄兵除駐紮于旅順大連灣之外。在遼左者尚過二萬五千人。若號令一下。則不出二十八點鐘之內。可出師矣。灣內有五千。係可殺克馬軍云。

新疆素多回民。俄國常用之。以煽動清人。使圖叛亂。今又遣人入甘肅。激怒回民。將

有大亂之勢。故清政府。再命董福祥。赴防甘肅。六月三號時事新報

德將覬食黃河沿岸　譯西六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英俄協商議成。德國政府云。此舉可證英國棄從來保全清國之意見。而執分割策也。然則我亦倣彼之所爲。不可不得勢力圈（圈謂區域也）矣。其說頗盛。如某新報所登。謂宜以黃河沿岸爲我勢力圈。若以山東省爲足。以後必自召噬臍。其祖此說者尤多云。

德人殘暴　譯西六月十四號時事新報

前日德兵在膠州者。與支那義民鬬。蓋山東人民受德兵人之毒害。無可告訴。啣恨入骨。德兵猶放縱橫行。此鬬與原因。不能獨以支那人而罪之也。

清對英俄協商　譯西六月三號時事新報

清總理衙門。得英俄公使協商之約。將有所答。自謂我政府。對其協商不敢默諾。將以此意而答之。以問西后。后曰。凡關清國領內鐵道。清當自處斷之。不允外國干涉。若英俄二國有欲布築鐵路于支那之意。不可不先求我政府允諾。宜以此意答之。

清政府遣俄英兩國書曰。英俄協商。是阻窒清國自主權也。因斷然不得公認。六月十七號每日報

清國南洋軍備　　譯西六月二號每日報

北京政府。電南洋各省。嚴申兵備。張之洞專主開戰。頻交涉北京政府云。

滿洲防俄侵略　　譯西六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神機營。擇滿洲八旗精兵者也。聞頃派其兵三千人于滿洲。卽發北京。取路東北。出長城喜峯口。自是抵六日程處。以屯戍焉。先是滿州諸將屢乞增兵士。不省。至是派神機兵數千。以安諸將。盖備俄國侵略也。

鎭海開埠　　譯西六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清政府欲開舟山嶋鎭海埠。以爲外國互市埠。近頃英軍艦測量之。水頗深。謂此良港也。因期下月下旬開之云。

三都澳關稅　　譯西五月二十七號時事新報

頃日清國所開之福州三都澳。徵海關稅。每輸出入貨物價値一百兩。抽二兩。以充該港造築埠頭之費用云。

英處山海關鐵道　　譯西六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山海關鐵道。經滙豐銀行借債。相約期每月十五日支利息。若至十七日不交。該鐵道爲香港上海銀行所管理。然至本月。不支交利息者二月。英國若有心於該鐵道。必爲其有。然英國以該鐵道爲無利益。猶爲支那有。毫無損英國。故曰。不如平溫相議以買淸政府歡心也。初張翼說服胡燏棻。陰害英國利益。又自與胡親。管理其鐵路。以窃助長俄羅斯勢力。英國因頗忌張翼。曰乘是之時。宜排除張翼。令勿干預鐵道之事。前日英國代理公使。申告總理衙門。乞免張翼云。

譯西六月十號時事新報

意國要求石浦

日前意政府牒淸總署。其略曰。意之所求於中國者。不必要三門灣。不得已則石浦亦可。且此事決非由軍事而起見。但欲由商務而得借地權已耳。

譯西六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法國經營雲南鐵道

法國印度支那總督治氏。將延長雲南鐵路。前月二十六日。遂發河內向雲南。

譯西六月二號每日報

英士遊華

英國下院議士滑氏。將視察淸國商況。擴張英國商業。即本月發倫敦。向淸國約留七

月云。

白氏著書論支那分裂　譯西六月十六號每日報

白疊斯福氏漫遊東洋。著一書。將公于世。其書題曰支那分裂。且添載貿易、通貨、水路、陸軍、鐵路、政治、現狀。及將來形勢。此書前月在英國。既印之。而欲得版權於美國。故出售稍遲。聞氏論旨。曰茲有一大帝國。養民四萬萬人。使其損貿易商業。且地球各國用干戈以爭此國。是甚非小事也。今欲防其二者。使清國爲强盛一大帝國。對地球各國商業。開門而不縛束而已。因說及其方法。又書中載日本美洲行旅記二章云。

西班牙割南洋諸島於德國　譯西六月六號時事新報

本月三日路透專電云。西班牙攝政太后。臨議院開會聲明曰。政府因得於議院條件。割與咖路林、北累、落士倫諸羣島於德國。已經約欵蓋印。茲據柴棍電音到法使署者。群島之價。二十五兆北些打（貨名日本銀元凡十兆圓）云。三群島中。最近我邦者。爲落士倫島。北緯十三度起。至二十一度。東經百四十四度起。至百四十六度。大小二十五島。面積四

百十七英方里。民口一萬。但其穀腌一島一百九十八英方里。向歸美國之管理。咖駱林島。在落士倫正南。北緯三度起。至十一度。東經百三十五度起。至百七十七度。大小五百島。面積三百六十英方里。民口四萬。北果島。在其西面積三百四十英方里。民口一萬餘。初西國以敗衂割歸非律賓蘇盧二群島。及穀腌島于美國。今又賣此三群島于德。全亡南洋之屬地焉。

又云。外人某評之曰。德之政策。欲獲之以更進東亞經營之步也。果如此。美國之於非島通路。一朝斷焉。且德與英。以東亞商務素爲强敵。然則德西之約。誰保其終無疑哉。

路透後電云。德國將分置屯煤處于三群島。以備戰時之用。

德國探險南洋　譯西六月九號時事新報

德國議會。以前月十六日定議。撥帑金六萬磅。即六十萬圓。以充南洋探險之費。政府應之。蓋俟明年派遣探險隊云。

接前冊

能兩立者。如國家使民人擧其生命財產以救巳。是也。自此一面論之。則國家至貴至重。而民人不過爲其輔翼之具耳。然國家或肆其驕傲。擅行威權。涉干涉民人私事。至侵宗教學術之域內。當是之時。民人即有抵抗國家。以保護其自由之權理。

第二節

或曰。國家之準的。在制御民人也。此說妄矣。果如是。則國家專任權勢。以虐待民人。究其極。遂至擧一世委暴君汙吏之手。使天下蒼生。盡變爲奴隸。安望有文明自由之憲法也。

此說盖誤會建國之心。爲奸權之心也。亞利斯土爾曰。憲法専謀君主之利。是國之病也。夫政府爲民人受重大之責。倘政府之所爲。不免害國家之福利存立。則民人離反。政府失權。滅亡立見矣。故由國家觀之。民人重而政府輕也。

第三節

或曰。國家之準的。本在國民之外也。此說盖欲使政府獨司境外之政也。妄愈甚矣。論者欲回護羅馬法王之政府。以張其權。因爲之說曰。欲總理天下之教會。統一法

權。則不可無法王政府也。不知此種政府。大悖於國家本義。論者以擴法王之權。統治天下之基督敎民爲名。欲使羅馬人去其眞國家。就僞國家 豈非大戾於天理人道乎。

第四節

國家本然之準的。專在保護民人耳。此說也。第十八世紀末。盛行於世。而方今學者猶往往主張之。看度、維廉風囟蒲杜一學士。其尤者也。

保護國內民人。使之安全。原屬國家之重要職分。不容疑也。然國家之事。止於此哉。今以此事限國務。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五也。彼坐於民法之狹隘區域中。以觀國家。欲一倚法律以處凡百政務。果如是。則至大至重之政略。凝滯不行。而國家廢。推其獘。必留意於社會之財產。何則。此種國家。倚法律以保護民人之財產爲自足。全進取之氣也。且如此國家。必至壅學術技藝獎勵之塗。使之委靡不振。何則其準的惟在保護也。限國家之職務。以爲在保護一端。則其獘有如此者。方今國家。以助長民人身心之福利自任。立何制限。倚何等方法以行之。則最適其宜。是即今人之所深切講究者也。使國家任何等職務。是非今人之所問者也。故保護之說。不行於今日。

第五節

上文所舉國家準的。過於狹隘。而下文欲舉者。亦過於廣漠。或曰。國家本然之準的。在天下生民之康樂。此說果是。則人生百般之事。無不歸於政府之管理。雖一人一家之計。亦盡受官府之干涉指揮。而民人自由之權。將全掃地矣。是古代惡政。復布於今日也。故欲使國家不忘天然制限。凡力所不及。與權外之事。不敢干涉。則莫善於明定其準的。

第六節

羅馬人素明于法理。熟于政務。其言曰。國家之目的。在共同之福利。其意以爲共同之法律者。原非國家之準的。唯不過設以謀共同福利耳。故當因時察宜。以制定之。此說不謂天下生民之康樂。而謂共同之福利。其區域專在國家不干涉他事。故比前說爲優。且近於眞理。然而未可必其無弊。設有暴君奸吏。藉口於共同福利。以弄政權。將何法能防之。況古來不乏其例乎。故國家之準的。須愼重講究。明定其區域也。

第七節

然則何謂國家之準的。曰將職分分爲二。一國家自己之準的。直繫全國之利害者。一國家之職分。除繫各社會並各人之利害者。

國家自己之準的何也。曰保存國家。施行政令。曰使民人改良。進於文明。是也。今別爲六條。

一司理財之事。以謀民人之利用厚生。

二司教育之事。以謀民人之文明。

三司法律之事。以辨民人之邪正是非。且設公平便宜之法規。

四司兵政並外交之事。以宣揚國威於內外。

五許民人參政之權。且養成其自由之權。

六施行萬機政務。

凡此六條。皆關國家之至重準的。不可缺一。然通觀古今之邦國。專用力於其一二。而遺其四五。以成一種國體者。比比皆是也。故偏於理財。則或爲主農之國。或爲主商之國。或爲主工之國。偏於教育。則爲文學之國。偏於法律。則爲法律之國。偏於兵

事。則爲尙武之國。即如今之歐美諸邦。概專用力於自由與政畧也。抑國家之準的。當注意國民全體之事。不當及社會及各私人之事。（各私人猶言各細民也別官吏與公會人之辭）夫改良誠美事也。然社會及各私人之改良。猶屬政府分外之務。非所宜干預也。使自營之可矣。唯有事係全國之安危存亡者。而後可下手耳。

然則國家之準的。惟在謀國民全体之改良。及間接職分耳。（間接直接之反也猶言急着間着表面裡面凡接物無其名而有其實表面不然而裏面然皆謂之間接即迂曲而到之意）間接職分惟何。謀社會並各私人之便宜是也。今大別爲三條。

一平居保護衆庶。使他人不得戕害其權理生命。又使衆庶不罹天然災害。是也。保護權理生命之道如何。曰修民法。置邏卒。設法庭以繩不道。定刑法以懲有罪。豫防天災之道如何。曰常留意於理財之道。使田園不侵不害。保有膏腴。用心於行政之務。設豫防之策。以除人民毒害（時疫水旱類）等。是也。然國家爲是等事。猶須有定限焉。欲保護權理生命。則準乎法律爲其所當爲而已。欲預防天災。則惟行其急務不可措之事可也。愼勿行分外之事。而陷干涉。此當路者不可不知也。

二各人之自由是也。然所謂自由者。非謂橫恣無所不爲之自由也。人之性情。元不羈

而有智慮。由性情而發爲言動。不受他牽制。是謂之自由。故自由者。人人固有之性情。發見於外。欲己不能己之天機也。又人生之至寳也。何則。人有自由。然後始可以顯其靈魂之妙用。又人人得隨意營其事業。而後始有不羈特立之實。故自由者。實天帝造人時之模型。人之精神。常由此靈妙不死之自由而振興也。法律上並政治上之自由。別之爲二類。一曰國家之自由。即隨意經營國家之謂也。國家之自由。與各人之自由。古今諸國。見解不同。或視國家之自由過重。抑壓各人之自由而不顧。或視各人之自由過重。抑壓國家之自由而不顧。是皆不可也。苟欲謀一國之治安。宜伸張國家之自由。而保護各人之自由。不宜偏倚也。各人之自由。一係一身之事。即衣食居處之類也。一接人之事。即結婚結社締交之類也。一生計之事。即仕宦營業之類也。凡此三者。隨意自決。並隨一己之信仰經驗識見。自擇宗敎。作論說。即所謂自由也。著名性理學者斯卑諾薩以國家之準的。一歸之於自由。即謂各人之宗敎並精神之自由也。盖欲保持宗敎與精神之自由。辛苦經營。不遺餘力者。宇內間未有如吾德

此稿未畢

論支那宗教改革

梁啓超撰

今日哲學會會合。僕以姊崎正治君之先容。得參末座。與東洋文明國諸賢哲相見。十年想望之懷。一日告慰。何幸如之。既承諸君子之不棄。不可無一言以爲納交之介紹。僕雖謭陋。然竊聞諸吾師南海康有爲先生所言哲學之一斑。願得述之以就正於諸君。望垂清聽焉。

南海先生所言哲學有二端。一曰關於支那者。二曰關於世界者是也。關於支那者。以宗教革命爲第一着手。關於世界者。以宗教合統爲第一着手。此其大綱也。今先論支那宗教革命必要之事。

諸君。凡一國之强弱興廢。全係乎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係乎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係乎國民之所習慣與所信仰。然則欲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識力。欲增進國民之識力。不可不謀轉變國民之思想。而欲轉變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爲之除其舊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於宗教革命。而古學復興也。蓋宗教者。鑄造國

民腦質之藥料也。我支那當周秦之間。思想勃興。才智雲涌。不讓西方之希臘。而自漢以後。二千餘年。每下愈况。至於今日。而衰萎愈甚。遠出西國之下者。由於誤六經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賤儒務曲學以阿世。君相託教旨以愚民。遂使二千年來。孔子之眞面目。湮而不見。此實東方之厄運也。故今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眞教旨。而南海先生所發明者。則孔子之教旨。

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

强立主義。非文弱主義。

博包主義。（亦謂之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之六者是也。而欲證明此六主義之所以成立。與彼六反對主義之所以誤傳。則不可不先明孔學之組織。與其傳授轉變之源流。故今先言之。

孔門之爲敎。有特別普通之二者。特別者。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普通者。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普通之敎。曰詩書禮樂。凡門弟子皆學之焉。論語謂之爲雅言。雅者通常之稱也。特別之敎。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傳者爲孟子。得易之傳者爲莊子。普通之敎。謂之小康。特別之敎。謂之大同。然天下中才多而高才少。故傳小康者多而傳大同者少。大同小康。如佛敎之大乘小乘。因說法有權實之分。故立義往往相反。耽樂小乘者。聞大乘之義而卻走。且往往執其偏見以相攻難。疑大乘之非佛說。故佛說華嚴經時。五百聲聞。無一聞者。孔敎亦然。大同之敎。非小康弟子之所得聞。既不聞矣。則因而攻難之。故荀卿言。凡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不知有春秋焉。孟子全書。未嘗言易。殆不知有易焉。蓋根器各不同。而所受亦異。無可如何也。而自秦漢以至今日。儒者所傳。只有小康一派。無怪乎孔子之眞面目。不可得見也。今將孔門二大系統。列其流派如下。

大同敎派
- 有子 ——（子游 子夏 子張）—— 田子方 —— 莊子
- 曾子 —— 子思 —— 子思門人 —— 孟子

小康敎派——仲弓——荀子

由是觀之。則大同敎派之大師。莊子孟子也。小康敎派之大師。荀子也。而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學。而大同之統殆絕之所由也。今先將荀子全書。提其綱領。凡有四大端。

一尊君權。其徒李斯傳其宗旨。行之於秦。爲定法制。自漢以後。君相因而損益之。二千年所行。實秦制也。此爲荀子政治之派。

二排異說。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專以攘斥異說爲事。漢初傳經之儒。皆出荀子。故襲用其法。日以門戶水火爲事。

三謹禮儀。荀子之學。不講大義。而惟以禮儀爲重。束身寡過。拘牽小節。自宋以後儒者。皆蹈襲之。

四重考據。荀子之學。專以名物制度訓詁爲重。漢興。羣經皆其所傳。斷斷考據。寖成馬融鄭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爲荀子學問之派。

由是觀之。二千年政治。既皆出荀子矣。而所謂學術者。不外漢學宋學兩大派。而其

實皆出於荀子。然則二千年來。只能謂爲荀學世界。不能謂之爲孔學世界也。抑小康之敎在詩書禮樂。而大同之敎在易春秋。詩書禮樂。孔子纂述之書。實則因沿舊敎耳。非孔子之意也。孔子之意。則全在易與春秋。易爲出世間法之書。故今不具論之。若春秋者。則孔子經世之大法。立敎之微言。皆在焉。故孟子述孔子功德。以作春秋爲第一大事。以之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並稱。而太史公之贊孔子。亦以作春秋爲一大業。然則春秋一書。爲當時所最重明矣。然以二千年來所謂春秋者言之。不過一記事之史。與斷爛朝報無以異。何足以爲奇書哉。而孟子等何故尊之若是。此亦言支那哲學者一大問題也。殊不知春秋不過記號之書。(如算學之代數)其精要全在口說。而其口說之傳授。在於公羊傳。當西漢以前。大同敎派未絕。諸儒尙多有能言之者。自東漢以後。公羊傳一書。若存若亡。而春秋遂無人能解。(朱子亦自言不解春秋)孔子之面目。遂不復可見。可勝慨哉。推原其故。皆由歷代君相。見小康之敎。有利於己。大同之敎。不利於己。故揚彼而抑此。而曲學阿世之徒。亦復變其學以媚人主。故自漢以後。謂春秋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相率不敢言之。此則大同敎派暗

昧不傳之大根原也。故今日當知春秋一書。爲孔子教派之中堅。乃可以言宗教革命矣。

今叙流派大畧既畢。請將前提六箇主義一一論之。

第一孔教乃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據亂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據亂。漸進而爲升平。又漸進而爲太平。今勝於古。後勝於今。此西人打撈鳥盈、士啤生氏等所倡進化之說也。支那向來舊說。皆謂文明世界。在於古時。其象爲已過。春秋三世之說。謂文明世界。在於他日。其象爲未來。謂文明已過。則保守之心生。謂文明爲未來。則進步之心生。故漢世治春秋學者。以三世之義。爲春秋全書之關鍵。誠哉其爲關鍵也。因三世之遞進。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時而異。日日變易焉。於據亂世則當行據亂世適宜之政。於升平世則當行升平世適宜之政。於太平世則當行太平世適宜之政。必不能墨守古法。一成不變也。故明三世之義。則必以革新國政爲主義。而保守頑陋之習必一變。

此稿未畢

而今則反目如仇者何哉。切齒揮涕。不顧而入於內。
於是英人雖獨不能奈何。仍僭稱萬國會議之決案。要脅埃及政府曰。歐人遠來萬里殊域。鞠躬盡力於公務者。非自好徒爲也。而埃及政府往往遲滯俸祿。藉口國庫之缺乏。至有減俸之論。是欲奴隸我歐人乎。我歐人與東洋諸邦之人民異也。無報酬而徒使役。是奴隸也。聞王室猶有私財巨萬。宜散之以塞國債之責。上下怒其妄慢。不允之曰。國財私財。固判然有別。未聞以王室私財。供外國公債之義務也。歐人因訴之法廷。法廷之高官。皆是歐人。遂舞文枉法。使埃及王歸於敗訴。嗚呼、歐人雖暴戾。豈不知私產公產之別哉。豈不解正邪理否之分哉。唯見其衰弊之餘。又無能爲。徒任私慾。忘公道而已。又假使埃及國富兵强。豈拱手服歐人之非道哉。豈箝口從歐人之殘逆哉。雖有國而無財。雖有兵而無力。空屈於豺狼之慾。自王室財產宮殿器物。迄至土地牛羊。皆爲其所掠奪。歐人之悖戾背逆。亦甚矣哉。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更强政府任用歐人。致增二百五十人。就於公職。政費遂增三十餘萬。明年又增百十二人。政費又加十餘萬。其後歐人之入官職者。陸續不絕。至一

千八百八十二年。歐人之仕于埃及政府。衣食租稅者。其數一千二百五十人。糜其財俸至踰二百餘萬。是皆忘義射利之徒。起無用之事業。務作冗費遊員而已。鄙語有云。取則是利。不取則是愚。當日歐人之心。蓋不外此語矣。

歐人猶憚埃及之將士。密相議曰。宜托事而汰兵員。以減其將士之俸。是一殺其羽翼。得以高枕。一分取其餘貲。得以自利。乃大撤兵員。又半減將士之俸。告曰國用不給。下民泣餓。暫可為國家忍。而歐人之俸給。依然如故。其後貪婪愈甚。更退有司千餘人。曰國用不給。下民泣飢。暫可為國家忍。而歐人之俸給。依然如故。又課苛稅於土地曰。國用不給。下民泣飢。暫可為國家忍。而歐人之俸給。依然如故。歐人猶以為不足。更矯法枉律。沒入土地一億萬項。曰國用不給。下民泣飢。暫可為國家忍。而歐人之俸給。依然如故。時勢至此。誰不奮起哉。四方志士。扼腕憤慨。闔國人民。揮涕嘯集。宣言曰。退權臣。除姦人。宜鏖殺教徒如蘇丹者。唱為獨立自治之政。推亞剌飛將軍為盟主。啜血誓不與歐人共立於朝。更會紳士僧侶六十人。文武之官職七十人。紳商四十人。人民之代理者六十人。而議國是。上書於埃及王

曰。歐人之包藏禍心也久矣。面示慈愛。腹抱鴆毒。浸潤之計。漸漬之術。以至今日。今政府既任其左右。財政之權。工商之利。皆歸其專有。將欲奪兵權。舉邦土。握之於掌中。今天下人民。萬衆一心。斥財政監督之英人。與工部總理之佛人。無不欲食其肉燒其骨。蓋是積惡之所致。衆怨之所集。又不可免者也。陛下今退彼二人以從民望。建立憲公議之良政。謀於公衆而課國費。廢不急之土木。停無用之工業。倘不然。則禍必起於蕭牆之中。陷於不忍言之慘境矣。希陛下裁之。王納之。即日退彼二人。國內之民聞之。欣然雀躍而祝曰。吾輩自是始得蘇息也。歐人不然。不勝憤激。英之總領事。直奔至王宮。譏王妄黜陟大臣之非。且曰聞陛下欲鼓舞人民。獎勵立憲公議之政體。抑主唱立憲之政體者。一二失意之徒。欲營私利洩不平之所致也。陛下何不覺耶。及事悔之。噬臍無及。陛下速復彼二人之官爵。使停止立憲之政體。勿爲妖雲所蔽。而失日月光也。王曰是全國之輿論也。予所甚望。非諸臣之陰謀也。若夫黜陟大臣。其權朕之所有。曷足怪乎。抑汝歐人非

常賛立憲之美乎。非誇公議之政乎。又非以之誘導他國乎。今朕從億兆之望。欲組織立憲公議之美政。必要障碍之。非難之。以逞己之私欲。朕不欲復見汝也。於是英人與諸歐人議曰。王憤怒殊甚。使久在王位。吾輩歐人之禍。殆不可測。各搆陰謀。交譏其政府曰。埃及王妄信邪教。蔑視聖教。不顧歐洲各邦之友義。報恩以仇。將欲驅逐歐人。掃之境外。其形跡已著。既而英佛二國之總領事。率兵迫王宮。脅王曰自子即王位。課苛税。徵酷租。不恤百姓。不愛士卒。田園荒蕪。財帑空乏。內來臣民之嗟怨。外失歐洲諸國之歡心。若不速去王位。埃及之衰亡必至也。王痛憤深慨。但事起匆卒。無可與謀。邦小力弱。又不能與抗。衮冕龍衣。皆爲歐人所褫奪。潸然飲涕。出王宮九重之門。棄祖先坵墓之地。遂至流寓他鄉。英佛之民。立王子即位。擅弄政柄。急征暴歛。日益加甚。國人以新王爲外人所立。無歸心愛戴者。於是民心離散。國勢陵夷。盜賊蠭起。萬姓思亂。乃選陸軍之軍隊。大佐三人。使至王宮謂曰。免外人之職權。可以挽回國威。歐人勸王直拘捕之。然恐軍隊之暴怒難犯。遂即止之。既至八月九日。數千將士。圍迫王宮亞刺飛侯請於王曰。第一宜解

散賣國之大臣。第二宜設立國會。萬機決於公議。第三宜嚴兵制以備危急。英人聞之。即飛報本邦曰。埃及之人民。脅王欲建公議之政。雖然、是非人民之輿望。由亞刺飛之煽動而已。亞刺飛者桀猾梟雄。深信外敎。而最惡聖敎者也。故使彼一握政權。必撲滅聖敎。凌歐人之權利。蹂躙生命財產。又無所顧。宜急遣兵馬。挫折其勢。時埃及全國之新誌。日鳴歐人之專横暴戾。盛唱國權恢復。民心無不鼓舞。歐人恐之。迫於政府。使禁止新誌之發行。嗚呼、英佛重言論自由之邦國也。而今如此專横。不亦甚哉。既而埃及開國會。廣選人才。討議百事。英人又抗曰。不謀於我國。恣施行制令。妄增減賦稅。是越權而蔑吾政府者也。直遣兵艦。向歷山港。嗚呼、吾英國自由議院。凌弱遂非。模倣禽獸野蠻之世。恬然不知所愧。傲然自以爲得。何其無道之甚哉。羣羊蠢蠢。難與虎搏。不久英人必能討平之。得逞其意之所欲。嗚呼、埃及之人民。有何罪乎。欲守衛國家。殺身於砲煙彈雨之中。暴尸於沙漠風煙之下。空爲餓鳶之食乎。嗚呼、埃及之子弟。有何罪乎。雖幸全身於兵亂之中。而貪婪無飽之歐人。横恣其肉。吾恐膏血既盡。餓死於山谷之間。空爲豺狼之食

乎。嗚呼、大英國仁慈叡聖女皇陛下之政府。果如此者哉。嗚呼、自由政黨之政略。果如此者哉。

散士讀畢。悲憤之情。鬱於胸中。不覺掩卷太息。紅蓮更手一新誌。以示散士曰。請郎君觀此一章。散士改容讀之曰。埃及軍中。有一老將。齡七十許。携一娘子。常參亞刺飛侯之帷幄。最富軍略。人無知其來歷者。或謂西國之人頓加羅黨之殘將也。兩人相對。茫然無語者久之。

佳人奇遇卷六終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七

日本東海散士前農商部侍郎柴四郎撰

既而紅蓮問散士曰。郎君之與幽蘭女史相遇也。僅不過一二面。妾之於郎君。則交遊甚久。互傾肺腑。郎君固知妾之爲人。妾又詳郎君之爲人也。竊以爲意氣相投。誰能若我二人者。而妾熟察郎君之意。慕幽蘭女史。比妾尤深。若非分鏡則封髮而爲期者。嗚呼郎君。上帝有靈。天命未盡。幽蘭女史如再生于今日。重來相會。則郎君于女史如何。又於妾如何哉。原夫散士之欽愛幽蘭。非紅蓮之比。雖然、亦不過落花流水。一時痴情所結。未可斷言。既聞紅蓮此言。乃躊躇而不能答。忽聞門外有推敲之聲。出而望之。有一女子。衣冠俱白。翠羅覆面。緩步入來。散士不覺發聲曰。幽蘭女史歸來。紅蓮斜見散士。不覺變色。既而女子至於階前。紅蓮熟視少時。即呼曰夫人非嘗與妾等同船之人哉。夫人嘿嘿首肯。步至階上。紅蓮則出迎之。延於客堂。坐定。夫人獨語曰。老父之言。果有驗。果有驗。散士不知其何意。唯目注其容貌。年姿三十四五。唇紅齒白。清潔如玉。意氣自有卓犖之風。顧散士曰。郎君非東海散士哉。散士驚

謝曰。僕性質黯汶。未知夫人之姓名。夫人何由而知僕之姓名乎。夫人笑曰。郎君不知妾者。以名賤而容醜耳。更謂紅蓮曰。阿娘眞可羨。又眞可謂過分之人也。獨占山水之樂。靜居幽閑之室。出遊則蘭橈桂楫之舟。結交則英豪秀逸之士。嗚呼、阿娘眞幸福之人哉。抑亦過分之人哉。紅蓮赧然而答曰。夫人之入此室也。徒欲詰妾弄妾乎。妾雖不敏。亦是營自由獨立之生者也。吟花嘯月。栖遊娛樂。唯我意之所欲爲。豈又要他人之干涉哉。夫人作色曰。果然乎。果然乎。令娘營自由獨立之生計者歟。固非妾等之所可容喙也。且容顏之婉。才智之優。辭辯之敏。皆非衆人所企及者。雖然、巧於飾非。交友無信。其亦能免此謗乎。方令娘與幽蘭女史之航於西班牙也。時妾曾於船中。吐露胸懷。以表信義。令娘則以冷語待之。若不介意者。至談及東洋之事。令娘又顧而他語。如復不知者。令娘豈不記臆乎。令娘與幽蘭女史非仰天歃血。而盟刎頸之交哉。至一相失。則獨歸隱居。悠悠然與意中之人。優游消日。而幽蘭女史之生死。又不置於胸中。嗚呼、是非巧於飾非耶。非交友無信耶。紅蓮怒氣隱於眉間。不敢發一言。散士亦默然相對而視耳。座上寂然。寥若無人。夫人忽振衣而起曰。妾所以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游桂林讌某公席間作 乙未　　更生

妙音歷盡幾多春。一刼塵中現此身。偶轉金輪開世界。更無淨土着天親。黑風吹海都成夢。紅袖題詩更有神。誰識看花揩眼淚。雄心豈忍白他人。

羽衣霓佩足徘徊。無礙天風引去來。種菜英雄傷老大。念奴歌舞費新裁。起居八座猶將母。壇席千秋豈易才。絲竹東山賓客滿。不妨顧曲對花開。

聞矢野公使謁見　大清國皇帝陛下謹賦 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　中島亮平 龍墟

漫令呂武擅餘威。妖霧蔽天天日微。聞說使臣新　賜謁。寧無一綫復陽機。

訪東海散士柴四郎　同

手排妖霧淨乾坤。還掃湘南磊磊軒。韓海壯圖垂有績。廣陵慘夢覺無痕。梅經霜雪神愈潔。士在江湖道自尊。懶趁風塵着吾脚。好乘明月叩君門。散士、築別館于伊豆三石、號云磊磊軒

楠公　同

飛西鳥。跳東魚。日沒西天天地虛。率土臣民鬼耶蜮。誰掃輦路迎鳳輿。左中將臣正成。夙向皇家托死生。閫外之任曾辱詔。臣如不死賊可平。隻手直當百萬群。感天地。泣鬼神。諸葛再

造漢社稷。二顏本識唐忠臣。奈何皇天終不祚。大廈一木難支得。一家骨肉殲王事。七生仍思滅此賊。君不見不騫不崩報國心。長與金剛山色聳古今。

啓者本舘管銀人 AH. CHICK. 因事匆忙不能兼管已於前月初九日將全盤銀數當衆交出旋公推 AH. FONG. 司理以後報舘銀両數目均與 AH. CHICK. 無涉

代售 澳門知新報 天津國聞報 星加坡天南新報 告白

甲午之役以匹夫操報章之權倡言變法喚起國民之精神開豁維新之風氣者時務知新報其領袖也去歲八月之變時務先萎惟知新巍然獨存海内一㡉忠君愛國之忱誅姦發潛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慷慨激昂聞風興起而國聞報特立於津門天南新報崛起于星洲亦復同聲相應始終不懈人心不死諸報爲巨功矣知新報每月三冊每年三十三冊東南各埠報費六元美洲八元郵費在内天南新報日出一紙全年收費十元郵費在内國聞報亦日出一紙每月收費四角美洲郵費另議如有欲購閲者函達本舘自然按址奉寄

利息改正 由陽暦五月一日起

定期貯金 一年利六分五厘 六箇月以上爲准

通流貯金 每百圓日息一仙五厘若取還時預期通知每百圓日息一仙七厘

凡欲匯往内地各處儘可代勞不收匯費 指交易之客而言

橫濱市南仲通二丁目（電話二五六）

株式會社 **橫濱七十四銀行**

利息改正 由陽暦五月一日起

存貯蓄金 年利六分

凡付銀無論多少自五仙以上俱可存貯每月以初五日付來可作全月計至十五日付來祗可作半月利計

橫濱七十四銀行内（電話一五六）

株式會社 **橫濱貯蓄銀行**

同市元町二丁目（電話三一九）

同 元町支店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坂天神橋南詰東入　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戸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上海望平街滬報館
福州閩報館
蕪湖天主堂後譚寓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香港中環海傍通報館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昌
海參威復泰隆
玻璃昌和泰
黑龍江華昌泰
仁川怡泰號
朝鮮京城漢城新報館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星加坡叻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舊金山大埠賓文報館
舊金山翰香報館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館
舊金山屋崙埠二百二十三号綱紀愼會鄺穩子先生